

鬼使神差

李晓平◎著

疑心是爱情的毒药，喝了肝肠寸断无路可逃
守着美丽的鹊桥，生死相依直到白头偕老

步步惊心 暗设谜局

警界女作家以职业的冷峻和女性的柔美
讲述别样的爱情故事

一个**警花**在情感和职责、善良与邪恶、
忠诚和背叛之间的**痛苦挣扎**与**终极对决**

作家出版社



鬼使 神差

李晓平◎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使神差/李晓平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5063 - 6691 - 5

I. ①鬼…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1336 号

鬼使神差

作 者: 李晓平

责任编辑: 韩 星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50 千

印张: 18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691 - 5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六饼因杀人匿尸罪被刑警队的人抓走了。

六饼被抓时，冷雪璇和丈夫袁平朝正在外地旅游，等雪璇回来时，六饼已经被抓进去五天了。雪璇回到家，把放在家里的手机一打开，立即成了热线，问的都是六饼为什么被抓了？

雪璇的手机之所以会成为热线，因为她和六饼的关系特殊——她是六饼苦追了十年的梦中情人。另外，她还是一名警察。

六饼是雪璇大学时的同学张涵儒的外号，之所以有这么个外号，只因为他长着一个敦实实的小个子，一双牛眸子似的大眼睛，往那儿一站，像极了麻将中的六饼，从而得名。六饼在上学时并不叫六饼，因为那时同学们都还不玩麻将，也都还不熟悉六饼，所以那时的六饼只叫张涵儒。大三时某个周末的晚上，几个男同学凑在一起玩麻将，张涵儒手气极好，席卷了其他三家所有的零花钱，然后脸不红心不跳地将钱全部揣进兜里，后来也没有请大家吃饭，所以张涵儒才因此成了真正的六饼。

六饼因杀人匿尸而被刑事拘留的事，很快就成了小城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世间吉凶都有征兆，传说六饼犯事儿跟他的一个梦有关。案发前三五天，六饼突然做了一个怪梦，他梦见了两只大狗在唠嗑儿，具体唠

了什么六饼好像没有说，所以大家也都没有传。反正做了这个梦后，六饼就去找了当地最有名的解梦大师——刘瘸子去解这个梦。刘瘸子问，你梦见的是黑狗还是白狗？六饼说是黑狗。刘瘸子大惊失色说，那可不得了了！你要有牢狱之灾了！六饼听了刘瘸子的话当时就无所谓地笑了，我又没有犯啥罪，也没有啥可能犯罪的恶习，哪来的牢狱之灾？刘瘸子就说，可你做的这个梦明明就预示有牢狱之灾呀！你想想，左边一个狗，右边一个狗，俩狗一起唠嗑，这是什么字？不就是“狱”字吗？六饼死活不信，别说求破解的招数了，甚至连起码的表示都没有，空着手来，又空着手走了。离开没几天，这个梦就真的应验了。

雪璇的手机尽管成了热线，但大家每次与她通过电话后，都颇感失落。因为雪璇根本就说不清六饼杀人案的动机和细节。雪璇与六饼的这种关系特殊，使她处处都得主动避嫌，该说的不能说，能问的不敢问。

雪璇的丈夫平朝恰恰相反，他不但把六饼家的一切大小事宜都包揽了，还花重金请了著名的律师。他做这一切时，对雪璇明确提出，六饼的事儿他能过问，雪璇却不能插手。

雪璇当时身体不好，状态很差，整天迷迷糊糊的，大把大把地吃着各种颜色的药片，是丈夫“捧在手上都怕摔了”的玻璃宝贝。但凡是刺激情绪的事儿，平朝都不允许她参与，哪怕是在家里说六饼的名字都不行。

六饼被抓后，有关他的各种小道消息，都是从外围传到雪璇耳朵里的。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六饼在一栋小木楼里，杀死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孩，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埋到了荒郊野外。那女孩叫什么？她和六饼是什么关系？六饼为什么要杀死她，雪璇始终没弄清楚。

后来，六饼的故事越传越神，越传越玄，至少有十几个版本。言情版讲的是婚外恋的故事。说是六饼在一次聚会上，邂逅了一位美女，两个人一见钟情偷偷幽会。某天晚上，六饼发现美女脚踩两只船，因此妒忌杀人；奇幻版疑似推理小说，六饼虽然是杀人凶手，但他却不知道自已杀了人，是女鬼附体，借他的手除掉了情敌；不少人曾在六饼家小木

楼附近撞见过身穿白色长裙的女鬼……悬疑版说得更神秘，一环套一环，案中有案，女孩讨厌六饼纠缠不休，意图杀了他。她悄悄准备好了刀子，想灌醉六饼后下手。六饼是海量，他没被灌趴下，女孩倒喝多了，酒后吐真言，激起六饼的愤怒，使六饼怒而杀人；惊悚版则把六饼说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性变态，以折磨蹂躏女性为乐事，玩腻了就杀人灭口……到底哪个版本是真实的，只有六饼一个人能够说得清。

雪璇在旅游回来的第七天，六饼媳妇曾哭哭啼啼地找过雪璇，她想让雪璇动动脑筋找找关系，让她与六饼见上一面。“你是六饼最好的同学。我知道，就凭你俩的关系，即使我不来求你，你也会帮他的！”六饼媳妇含着眼泪说。

雪璇避开六饼媳妇的眼睛，有些冷漠地说：“嫂子，你还是去找我家平朝吧！这些天他一直都在和律师研究六饼的案子，六饼的事，他不让我参与！”

“我不是信不着平朝，我当然也知道他这几天正在忙着帮六饼打官司。可他再怎么有能耐，毕竟不是公安局里的人。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事非你出头不可。”六饼媳妇边说边哭，声音悲切，见雪璇一脸难色，接着她用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口吻说：“雪璇，要不你替我见见他，帮我捎句话，就说我相信他没有杀人……”

雪璇没等她说完，回绝道：“不行，嫂子，我真的做不到。”

六饼媳妇很不满意：“你不是说过，你出入看守所就跟自家一样自由吗？怎么这会儿办不到呢？”

雪璇捺着性子解释说：“嫂子，我去看守所是采访案犯，现在六饼的事儿都没有定案呢，不让随便见！即使让采访了，我和六饼是同学，领导也不会让我去的。六饼涉嫌啥罪你不知道咋的？叫杀人匿尸罪！这会儿要见他，比登天都难啊！嫂子，我劝你就别再抱有这样的幻想了！”

六饼媳妇见雪璇说得这么坚决，哭得更大声了。雪璇不知道如何劝慰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她哭。六饼媳妇哭了一阵子，突然抽噎了两声，不哭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抬头看了看雪璇，见她非但没落泪，

甚至连一点悲戚的意思都没有，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现在我可知啥叫世态炎凉了！六饼真是瞎了眼睛，白对你好一回了！冷雪璇，你真是人如其名，简直就是一个冷血动物。”

六饼媳妇说完，抓起小包气哼哼地走了。她转身时，胖墩墩的身体猛地往地下一蹶，浑身的肥肉颤悠了一下。六饼媳妇愤然地昂起头，迈着小碎步走远了。雪璇默默地看着她走出门，顺着走廊走到楼梯口，接着又顺着楼梯走下去……

那胖墩墩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了，雪璇还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觉得心像被什么猛然攥住，紧紧地攥着，怎么都舒展不开。

雪璇坐在办公桌边忙了一会儿，可忙过了才知道，做的全是无用功，是瞎忙。填了几张表，数字全填串格了；写了一段文字，也是驴唇不对马嘴，索性全部删除。雪璇问自己，这是怎么了？心里这么乱。

雪璇强迫自己静下来，理理思路。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是什么？是六饼吗？自己对他到底是怎样一种感情呢？

“真正烦扰我们的，往往都是我们对这件事物的想法，而非这件事物本身。”一个亲切的声音突然幽幽地响在耳畔。

雪璇为了平静自己的心，沏了一杯清茶，一边静静地喝茶，一边想：“我真是一个冷血动物吗？刚才，面对六饼妻子的泪雨滂沱，为何会无动于衷呢？我的冷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难道真的和那次采访有关吗？”

一个久远的场景，慢慢地闪现在雪璇脑海之中。

那时，雪璇刚刚穿上警服不久。还没兴奋过劲儿，突然接到一个任务——陪几位电视台的记者去看守所采访一起杀人案。

雪璇既紧张又激动，拿了纸笔，以最快的速度坐上电视台的采访车，与记者们一起赶到刑警大队。在她印象里，看守所除了戒备森严就是神秘莫测，四堵高高的墙壁布着铁丝网，岗楼上武警荷枪实弹，监房里关押着杀人不眨眼的嫌疑犯，想到马上要跟杀人犯近距离接触，雪璇的心怦怦怦乱跳个不停。

走进刑警大队，觉得每个办公室都乱乱的，刑警胡子拉碴不说，连身上也显得破衣烂衫的。左问右打听，找到了要去看看守所讯问人犯的民警，一个叫张六，一个叫老邱，连名字都叫得这么马马虎虎的。

张六、老邱对雪璇和记者们显得不冷不热的，虽然他们一个个咋咋呼呼的，提着“长枪短炮”很像那么一回事，可如此威武之师对于这两个刑警来说，像对着空气一样视而不见，他们只是神情漠然地冲雪璇点了点头，接茬儿就去忙自己手头上的活计了。他俩双眼充血，面容憔悴，衣衫像其他刑警一样，胡乱地往身上一套，显得很随便。雪璇知道他们刚刚破了案子，一定很累，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在他们忙碌间隙，雪璇力求简洁地向担任中队长职务的张六低声下气地问，她要采访的是一桩什么案子。张六看了雪璇一眼，顺势打了个呵欠说：“嫌疑人先是杀人，然后肢解尸体，最后焚尸。”呵欠打完，话也说完了，就又低头去忙碌。

尽管雪璇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杀人焚尸？嫌疑人是谁，这么残忍？”

张六头都没抬地说：“八〇后。”

坐在张六对面的老邱年纪大一些，态度较为客气。也许是看不惯张六的牛气，他一边忙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冲雪璇笑笑道：“八〇后的把七〇后的给做了。”

雪璇听得一头雾水地问：“这么小就杀人，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侦破过程一定很艰难吧？你们刑警真的很厉害！”

这句看似很随意的夸奖，调动起了两位刑警的情绪，一直黑着脸子的张六，居然有了些许笑模样。他抬起头正眼看了看雪璇，然后用带着炫耀的口吻说：“那是，犯罪嫌疑人实在是太狡猾了！你没看大家都熬成啥样了？都他妈的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记者们一听都笑了，办公室内的气氛融洽了很多。主人不招待，记者也见怪不怪，自己找地方坐，有位记者不知从哪儿捋摸了一个杯子，倒上热水，稀里呼噜喝起来。

两位刑警终于忙完了手里的活，这才骂骂咧咧地要走，依然是破衣烂衫、吊儿郎当的模样。一位记者小声对雪璇说：“你让他们换上警服吧，一会儿录像得有他们的镜头。”雪璇听了，低声下气地对张六学了记者的话。

张六一副不太情愿的样子，还算是“给足了”雪璇面子，东屋找了一件警服上衣，西屋拽了一条警式领带。老邱因为长得有些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裤子了，只好就那么警便混穿。雪璇也东屋西屋地跑，想帮老邱借条警裤，一位记者说：“实在找不到就这样吧，录像时我就录他上半身。”

两位刑警好歹总算走出屋子了，记者们呼啦啦地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向着看守所的方向一路疾驰而去。

看守所设在郊区，拉着电网的墙壁，警备森严的岗楼，隔了老远就看到了。驶进了大门，大家便步行而入。走进外门，便是一道小门，走进小门，还有一道长长的U形的走廊，每道关口都有专门的警力在把守。

刑警们走路飞快，雪璇来不及仔细观看四周的场景，一路小跑紧跟在俩刑警后面，引领着电视台的记者一道关口一道关口地通过。虽然雪璇也穿着警服，但把关的民警却用审视的目光盯着她看。每经过一关，两位刑警都得向他们简单介绍一下雪璇，直到进入了看守所最里面的讯问室。

二

看守所的讯问室是全封闭的，上边装满了摄像头，一道铁栅栏把屋子隔成了两半，两套桌椅隔着栅栏相对着摆放。刑警们轻车熟路，一进讯问室就坐在了椅子上，电视台的人更是驾轻就熟，进了室内，就支架子的支架子，调镜头的调镜头。只有雪璇一时不知干什么好，见旁边还闲了一把椅子，就拽过来避开记者的镜头坐下。

这边刚坐下，设在铁栅栏里面的一扇小门就开了，一位脸上还带有稚气的二十多岁的犯罪嫌疑人被狱警们带进了栅栏里，坐在了桌子后面的一把铁椅子上。他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虽然剃了光头，穿了囚服，戴了手铐，可看起来还是与其他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有所不同。是他稚气未脱的面庞，还是那双明亮清澈的眼睛，雪璇一时说不好。

犯罪嫌疑人一进来，记者们就忙起来了，一会儿录录警察，一会儿照照嫌疑人，闪光灯噼里啪啦地直响。雪璇不想让自己也进入镜头里去，又不肯放过看热闹的机会，便在狭小的屋子里随着录像机的镜头东躲西藏的。等警察的镜头录得差不多了，一位记者才拿出了话筒，采访起嫌疑人来。

令雪璇感到惊奇的是，年轻的嫌疑人似乎对这一切早已麻木了似

的，他自从进屋，就一直那么平静地坐在那里，任记者们左拍右照。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石磊磊。”

雪璇没有听清，特意凑上前看了看刑警的笔录，啊，果然是石磊磊，七块石头啊！怪不得他的表情像石头一样僵硬。

接着，刑警问一句，他就懒懒地答一句，刑警不问了，他就紧紧地闭了嘴，面无表情地坐着，眼睛里空无一物。

“你为什么进来？”

“我杀人了！”

“你怎么杀的人？”

“我用刀子杀的人。”

“然后呢？”

“然后肢解……”

“然后呢？”

“然后拉到野外焚烧。”

年轻的石磊磊，神情始终石头一般地漠然，他讲话时，雪璇发现他只有嘴唇在动，脸上的其他部位也都像石头似的纹丝不动，讲述的语调也是漫不经心的，就像讲述别人的事情。

雪璇实在扳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抽了个空子问他：“你把人杀了，就够残忍了，为啥还要肢解尸体？”

他说：“兜子装不下。”

雪璇又问他：“怎么肢解的？用了多长时间？”

他说：“从腰部断开的，用了八九分钟。”

雪璇追问：“你害怕吗？”

石磊磊抬眼看了雪璇一眼，竟然没有回答。也许连他也听出雪璇问的是“外行话”吧。

老邱突然一声怒喝：“警察问你话呢，你好好回答问题！”

石磊磊一翻眼皮说：“问我啥？”

老邱一时语塞，看了雪璇一眼，想了想才说道：“接下来你做什么了？”

石磊磊拉着长声说：“接下来就装兜子，运到野外，烧了……”令雪璇震惊的是，他说这些话时，依然显得那么平静。

一直在低头写着什么的张六，这时突然气愤地咬了咬牙，回头冲雪璇说：“就是这个小子，杀完人后，还携带着女友去参加了什么朋友孩子的满月宴。在满月宴上，还没事儿人似的喝了两瓶啤酒，完了你猜怎么样？完了还去郊区偷了一匹马，然后竟大摇大摆地骑着马，驮着他的女友和尸体到郊外继续犯罪……唉！真是令人发指。”

大家听了都面带惊诧地望着那个石磊磊，可他却依然平静如初。见老邱不是好眼色地瞪着他，他甚至站起身，毫不畏惧地向老邱伸出手来，简短地说：“给根烟吧！”

老邱想了想，掏出烟盒给了他一根烟，石磊磊一抽起烟，脸上的表情就显得活泛些了，再回答起大家的提问也显得认真了一些。经过无数个回合的询问和回答，雪璇终于知晓了这个年轻人杀人、肢解尸体，以及后来骑着马儿到野外焚尸的全过程。

俗话说，奸情出人命，赌博出贼性。原来，这个年轻的石磊磊杀人，全都是为了一个名叫清月的女子。这个清月先是和一个七〇后的男子结了婚。婚后，她却不守妇道，又与这位八〇后的石磊磊勾搭成奸。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两个人后来还在城里的一家出租屋内，堂而皇之地“过”起了日子。

可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自在，原因就是清月总是担心自己的丈夫早晚会知道这件事，早晚会找到城里来报复自己。于是，为了先下手为强，两个人便商量：让清月把她的丈夫用电话骗出来，借口是清月想他了，要和他好好唠唠，然后共同“修理”一下他，让他再不敢威胁清月。

说干就干，清月很快就给丈夫打了电话，也许清月的丈夫还对清月一往情深吧，他竟然一口答应来城里和她见面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清月的丈夫带着和妻子久别重逢的梦想，如约来到了两个狗男女的出租屋。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刚走进出租屋，他的梦想就破灭了。因为灯光下，那个八〇后的奸夫就堂而皇之地坐在出租屋里坐着，脸上带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凛然之气”。

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两个男子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争执。吵了几句后，为了震慑清月的丈夫，这个八〇后的男子突然掏出刀来，接着两个人拼死地厮打在了一起。最后的结局正如刑警们简介的那样，八〇后很快就把七〇后扎倒在了血泊之中。于是，一场惨剧就此发生。

杀完人后，这一对狗男女并没有显得慌张，他们先是把尸体锁在了出租屋里，然后就相依相携着去参加朋友孩子的满月宴了。喝了两瓶啤酒后，两个人便告辞回家，在回来的路上两个人先是买了白灰、刀和十公斤汽油，接着石磊磊就在郊区“顺手牵羊”偷了一匹马，然后就骑着马儿驮着清月回家肢解尸体，清理现场，掩埋证据了。

把尸体装进兜子里后，两个人又一起骑着马，将清月丈夫的尸体驮到野外的一个坑内，将尸体浇上了汽油进行了焚烧，焚烧后又草草地埋了。又骑着马大摇大摆地往出租屋赶，等快到出租屋的时候，就把马放了，双双回屋休息。睡了一觉之后，第二天早晨太阳一照进来，两个人又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些现场的迹象，为了销毁证据，第二天，两个人又把出租屋重新粉刷了一遍，接着便没事人似的继续过起了日子。

“你为什么要去偷马呢？”雪璇不解地问。

石磊磊那石头般的脸上突然现出了一丝得意之色地说：“因为那匹马是匹烈马！”

雪璇还是不明白地问：“烈马不是更难偷了吗？”雪璇的言外之意当然是“与其费力地偷马，还不如去偷一辆车的，况且马又是那么的招摇。”

石磊磊似乎没有明白雪璇的话，嘴里依然说：“正巧遇上了，发现那匹马是匹烈马！”只是他的表情又恢复到以往的那种石头状了。

后来雪璇才知晓了其中的端倪：原来，这个石磊磊平时最喜欢的是

烈马，最擅长的也是驾驭烈马，无论什么马到了他的胯下，都会变得服服帖帖的，他也为此上了瘾，无论在何时何地遇到烈马，他的手都会痒痒，都忍不住要把马偷回家据为己有。据说，他离开校门这几年，一直都是靠偷马贩马为生的，那天要不是怕事情败露，他说啥都不会舍得把马放生的。

案子是清月的丈夫失踪一个多月以后破的，为了破案，刑警们可谓是费尽了周折，熬尽了心血。由于两个人极其狡猾和顽固，刑警们仅讯问就讯问了二十二个小时。后来雪璇还得知：警察破获这起案件的突破口，也是缘于埋尸现场和出租屋附近的几个马蹄印。

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不是亲耳所听，像石磊磊这样的案子，即使是说破了天，雪璇也不会相信是真的。

清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个年轻人被她这样铤而走险，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此时此刻，雪璇对这个叫清月的女子，就像石磊磊对于烈马一样，充满了期待。

“一会儿能见一见这个清月吗？”雪璇小声地问老邱。

“一会儿就提她！”老邱和蔼地对她说。

也许记者们也都急于想见到这个名叫清月的女子吧，采访完石磊磊后，几个人马上就收拾机器，来到了隔壁的一间讯问室。很快，那个名叫清月的女子就被狱警们带出来了。

她长得的确很漂亮，她的脸上并没有化妆，身上也穿上了并不合体的明黄色的犯人服，即使这样，依然遮挡不了她美丽的面容，窈窕的身段。

雪璇看了一眼刑警们的讯问笔录，得知清月刚刚二十三岁，正值花开的季节，她皮肤好，白皙粉嫩，还生就一双多情的丹凤眼。等说起话来，雪璇才知道，她更有一张鹦哥儿一般的巧嘴。

清月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都在看她。雪璇发现她和石磊磊正相反，面对镜头，清月一直都显得很用心，也很动情。她在介绍案情的時候，可绝不是仅仅在动嘴，她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在灵巧地说着话，连

她的眼神、她的泪水也都随着她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协调地跳舞。

她就这么一边供述着，一边流着泪。不知为什么，《沙家浜》里的一句唱词突然蹦了出来，在雪璇的心里一拍三折地唱起了京剧：“这个女人……啊……啊……不寻常。”

清月不是一般人。很快，雪璇就发现了清月最不寻常的一面，那就是清月说的每一句话都在为自己开脱，她怎么就那么有理呢？她怎么就那么冤枉呢？她就差一点儿没甩起长袖，唱起那段古老的元曲了：“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唉，只落得两泪涟涟……”是的，在她的嘴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个年轻的八〇后石磊磊造成的，她可是比窦娥都冤啊！

“是他破坏了我美满的家庭，是他让我打电话约我的丈夫的，还是他让我买来汽油、白灰和刀……警察同志，我也是受害者呀，我和我亲爱的丈夫是那么恩爱，那么幸福，要不是他横刀夺爱，活生生地拆散了我们幸福的家庭，我们现在依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呀……”

刑警张六终于忍无可忍，大声骂了她一句：“够了！淫妇！别表演了！你不守妇道，做出偷鸡摸狗的勾当，还在这里叫什么冤？”

她却一如既往，继续叫冤。最后甚至请求记者，要对着镜头和自己的公公、婆婆说几句话。

电视台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马上把镜头对准了她。接着，她正了正坐姿，调整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便开始声泪俱下地控诉了：“爸，妈，对不起，我知道我无论说什么，你们都不会原谅我了！可是我真的是被逼无奈啊！如果你们能够宽恕我，我一定会报答你们，我要给你们养老送终。”

她说得太真情、太感人了，有一段时间，雪璇甚至忘了自己身在何方，恍惚中竟以为自己正坐在电视机前，看韩国言情电视连续剧！和看电视剧时一样，雪璇不值钱的眼泪一个劲儿地直往上涌，往外流。雪璇偷偷看了一眼摄影师，发现他也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眼角还

是流出了几滴晶莹的泪珠。

突然，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在雪璇的耳畔响起：“你是警察！你不能流泪！你是警察！”雪璇一惊，眼泪马上被吓回去了。

周围依然飘着清月的哭诉声，是的，并没有人真的冲雪璇这么喊叫，刚才冲雪璇喊叫的，是雪璇自己的心。

雪璇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做笔录的两位刑警，她发现此时此刻，他们血红的眼睛里除了疲惫，还有厌恶，更有愤怒，至于多情的泪花，那可是一点儿都没有。

此时此刻，不知为什么，这两位刑警的身影，突然之间就在雪璇的心目中变得高大了起来，通过那两张铁板似的脸，雪璇切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法律的尊严和神圣！

是的，你是警察，你怎么能去同情一个犯罪嫌疑人呢？她即使是再苦再冤再无奈，她也是个帮凶啊！亲自打电话把丈夫约来，又眼看着奸夫杀害了自己的丈夫，等做完了这一切后，她依然不知悔改，不但不去报警，还帮助奸夫焚烧尸体，掩埋证据。一个警察的眼泪，怎么可以为这种人流淌呢？

雪璇默默地抹去了依然还挂在脸颊上的不值钱的眼泪，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辱感也渐渐地涌上了心头。

也就是从那时起，雪璇一下子就变了，心一下子就变冷了，变成了六饼媳妇嘴里所谓的“冷血动物”。当然，她平时也可能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流过泪，但一面对犯罪嫌疑人时，雪璇的心不知为什么，总是像犯了职业病了似的，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冷很冷。

想到这里，雪璇的心果然轻松了许多，如果硬要说自己是冷血动物，那自己就真的当一次冷血动物吧！她是警察！是捍卫法律的卫士，她怎么能轻易流泪呢？别说杀人犯是自己的同学，就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丈夫，她也一定会为了法律的尊严“大义灭亲”的。是的，为了法律的尊严，雪璇宁可当一个冷血动物。

于是，雪璇便笑了，接着便站起身，长舒了一口气，开始认认真真

地工作了起来。

雪璇这种调心的方法，都是她那个从事心理医生的丈夫袁平朝教给她的。

“当你觉得烦恼，总是放不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逃避了，你就把一切都放下来，专门就去认真地想这件事，想它的根源，想它的结果，只有你真的想透了，你也就不会再忧伤了。”

自从学会了平朝的这一套调心的方法，雪璇再遇到一些令她难受的事情时，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